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九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涓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佺孫前庚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壻蔡之琪

曾孫 應菴藏板

行狀類

宋莊敏公行狀

萬曆辛卯夏四月 日太宰栗菴宋公卒於位故事
六卿之喪曹貳以 聞下禮部議議如令 上報可
有殺於舊者有陳乞而後予或不予者有請謚報罷
或議謚而公論異同者公之訃也 天子特諭宗伯
若曰惟我冢卿忠勤盡瘁罔殞越於厥躬睠茲不二
心之臣典宜從厚既乃 賜公祭二壇 遣宗伯及
行中書省以行 命太常博士護喪歸出 內帑金
四百 命中書舍人董葬事尋越級贈太子太保謚

莊敏蔭一子入太學蓋備 異數恩往事所無云是
年冬某宣政在秦公之子治沢以公行實來且簡某
云先子輟 承明直棄不肖孤念厥罔極敢不敬慎
以襄大事惟是墓門之石當有一言以告來代先子
揆知公嘗曰呂君知我則狀知已者非知已莫能狀
也往歲公之喪過寧陵某臥病不能哭尋入關不及
爲公役倘得操觚揚盛美亦一役也何敢辭公名纁
字 以嘉靖壬午正月五日生不類群兒寡嬉戲
六歲時詣塾請讀書不弄群兒相率爲弄公誦習自
若也十歲學乃大成補郡庠弟子負同事者以蠲繇

請公曰崇儒以寬力役是在有司請傷耻無請同事者愧服母斬夫人蚤卒事繼母郭如母郭無所生忘其非所生也郭卒繼者劉氏司農公亡劉難事人爲公難公稱易事云壬子公舉於鄉公素修鄉行達於郡邑明年癸丑柘城師寇陷睢陽有火公之門者師止之曰宋舉人賢母火比舍聞之皆避匿公家全活者甚衆丙辰登第南宮是年春劉卒公奔喪如禮輯四禮畧已未賜進士授永平府推官尋署遵化縣事遵化自俺答蹂躪後逃亡幾半公拊在招流清浮蘇困所著有編審事宜民隱犁然公嘗謂某平生得力

處全在遵化今某不署邑終此身只理會得刑名一事耳彼爲令者乃虛度此官後來無受川處豈不悲夫公三年司理案視情罪視法不希當事者意指當事者不謂忤也稱公平壬戌徵外吏爲臺省郎公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去永平日父老遮道泣乞雙鳥以留蓋司理所未有云甲子公按關西條上五事至今以爲關法司理監僉書呂用等以傳奉監十二團營公疏謂不聞於上雖不報中貴肅然憚之乙丑按應天應天畿輔法網當疎公持三尺惟謹卽貴近不敢干以私正祀典均田賦築圩岸定役法嚴驛傳表忠

節懲貪殘精審讞慎倉庾諸豪敢吏歛手奉法而桑
良帖席往直指察吏治郡邑長不法彈文下吏議矣
所彈者褻然不聞公行部第其殿最列賢不肖狀榜
於通衢吏民莫不懍服丁卯虜屠石州三晉戒嚴關
吏捕七十有七人法當梟旣得請矣戊辰公按山
西鞫是獄內漢人爲虜迫脅者三十有三人召其父
毋妻子辯之相持各慟哭公上其寃狀請詔釋之戒
監司以下毋遠謁謁者以公事至謝弗見顧甄別群
吏得失見者不如也公巡上黨襄垣令道見言襄垣
城卑而圮當城間爲費幾何不對公曰爾邑金如許

米粟如許壯丁如許今歲報災傷如許可動衆乎令
初無成議故不悉公爲悉歸而料工力具如公語乃
媿服不果城課吏治令各條所職間出袖中事雜問
之百司業業勤官不敢飾對晉多達宦公無所餽遺
惟同年某者早卒而婦子貧公造廬拜其遺像予以
十金亦未嘗爲人建一坊第嘗曰富者無所事益賢
者不愛人益吾不以財辱君子豈相薄耶是撫撫晉
者冢宰孟山楊公公之還於朝也楊公贖以蒲帕值
不滿五千公發之陽曲行日不取而去蓋昔兩院交
際僅僅如此公又受而不有古道哉可爲世訓矣名

捕大猾逮治人謂不寃卽所捕無稱寃者古皇華遣使首重咨諏御史以察官名訪胡可廢不責失聽之誣乃罷訪以恣豪暴廢食何噎之有山東劉憲副魯語余云公按山西時魯爲平陽司理有巡察某欲悅公者飾美男執燭侍公於圃公叱使去明日逐之竟不言其嚴正不苛如此隆慶庚午陞順天府丞是歲貢舉於鄉公司費都人無所費也如未貢舉朕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萬國咽喉冠蓋如市公不峻民以悅客諸送迎具一從簡質行者亦不告病有進士某者過真陽驛傳稱虐公劾之除日降授自

是驛傳肅然無敢虐者路兵巡徼因而爲劫衛士多夷種獷悍爲常往不敢問公箠殺之三三軍始戢奇兵營軍需六郡供焉軍失額歲歲供如額積一年食公減六郡一歲供省三萬餘金卽公充私費誰復問有無哉紫荆畿輔重鎮故事春秋兩防大將偏衛帥士馬八千有奇駐易水諸處聽應援客兵所費歲不減數萬公曰虜安在我乃以兵耗食羽檄至而師出未暮也 請無遣第練習以待緩急大司農自是稱省壬申公引疾求去意甚堅 上惜之詔以痊日起用公家居不謁有司不染俗尚雅好圖書及古器物妙

墨名翰松菊池館之樂鎮日齋居校輯甚富性誠直
善解紛獄有公庭不能決者里人求直于公一言而
息又諭以禮讓郡人化之朱守勲者以誣坐死公見
讞者語次輒爲解讞者實公言釋守勲倘不誣卽所
親坐死丐公一言得乎商丘舊無志志自公始持正
核真人謂直筆公少失恃兄嫂撫之事其兄醫士公
某謹醫士公亦其友愛終其身無間言治家嚴而有
恩無內嬖自爲巡撫時妻子不携携三五僮僕以從
囊篋蕭然至於重祠墓睦姻族隆師友慎嫁娶皆足
爲世師表萬曆癸未 詔起公仍撫保定公疏辭不

得值年饑公入境日問民艱先賑貸而後聞二千石
不可公曰俟得請亦子半溝壑矣尋陞南京戶部右
侍郎總督糧儲條令所司出納惟時惟允署工部有
請興作者輒報罷曰舊雖陋堅無庸新爲也蓋牟利
者借名而公陰折之云甲申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
場歲入四百萬石金亦稱是蓋海內民力軍國命脉
公實司之顧中外姦蠹如山不可革剔弊者如薙莎
遂不言革公憂時體國恤軍惠民改議單條舉所宜
行不問弊弊自衰止漕法運舟漂沉運官軍償米降
罰有差有當償萬石者公閱之改京運於通京省諸

耗費又令蚤歸存所贖以代償至今遂爲良法有郎
曹侯公於聽事見一生布衣毛襪提連囊掩面而入
問左右云長公子也家童侍客無長衣藍襦白裳狀
如田夫公家法儉質王霸盧仝矣丙戌陞戶部尙書
會燕趙秦晉梁宋齊楚間旱吳越淮揚大水死者枕
藉於路人相食有食其子或言發礦金公曰此利藪
也開甚易塞難或言鬻爵公曰此弊源也開甚易塞
難乃上言四海報食民不見 天子德澤賄賂思亂
恐豪傑因以爲藉貽社稷憂請遣使發內帑金行賑
以示閔念又太倉所積可待五年請留漕粟貯徐邳

礪礪清源安德間減糶以平市價厚積以備非常誠
爲便計 上嘉納之蓋無歲者三年菑苻不警則公
主持之力也天師菴草場比柳忽一聚火救者不肯
前公號召市民願取者聽須臾草盡而火止設計小
喪則諸聚皆燼矣河南山東入衛軍調發昌密修築
主兵皆奴視之備投艱苦死者歲不減千人歸德軍
公同里也公爲具棺斂運載以歸歲爲常開歸舊食
山東鹽後以解鹽稱羨改開歸屬焉嘉靖以來解產
不及額行澆晒不肖有司以鹽惡散民而重斂之又
私販公行白晝持兵者千百所過剽掠長吏莫敢問

臺省交章議改復甚力格於鹽直指不行今南京兵部尙書袁公巡撫河南復以爲請公從中調停分開歸於山東長廬又償解額二十餘萬自是民不苦商而私販無厚獲販黨漸解梁宋以寧往見司農大夫談署中事輒傾心嘆服謂公才品器識事事可師某等雖屬曹實弟子行也待於劔聆其論說覲其容止莫不敬而親之不能去已丑改吏部尙書公再辭上不允寵答益優吏部以天名官厥職難稱公秉銓之日首塞倖途進退奸賢盟心天日政府不以關白中貴絕其請托甚者與宰執爭可否不苟然諾不修

恩怨釐宿弊溷陋習嚴詐冒清選法拔淹滯振頽靡審用舍絕私書禁餽遺持國是中外無所幾幸世道駸駸反於本實矣辛卯公以七十引年疏三上 溫旨慰畱夏四月公有疾五乞骸骨 上遣中使來存命大官致餽復勉留再四不賜還在廷諸臣屬望公疾愈甚慙亦不以賜還請也召其子甫至而卒卒之日朝士無大小識不知莫不悼公曰是夫人之植而蒼生之庇也世道賴之天胡不爲國家慙遺咸涕泗扼腕每讌集輒相向悽惶爲不成懽公輻之歸也去家六十里迎者相屬於道工商市井之人輿隸負販

之夫相與持辦香爨楮而哭之計數千人知舊嫻族
及士大夫無論已嗚呼生榮死哀世如公者幾人公
終日言無一世俗語就事因人發明理道聞者如飲
醇醪莫不心醉欵容無侈設無艷態然由由有至味
畧世俗之煦嫗以與公較本真公之情固有餘也世
人談交道謂以結納相推挽不者無爲引重公與人
無一介之施而人不謂薄德無一私之徇而人不謂
寡合吳越燕晉間士大夫固皆直道莫不極口賢公
駸駸至太宰無一謗語人患不公若無謂斯民不三
代者公嘗言某按山西時今少保範溪鄭公兵備潞

安某請規範溪謂某正直有餘忠厚似當留意某謂
今世所少者豈忠厚哉第恐某正直未至安得有餘
公巡撫保定時人謂猶然直指及爲司農冢宰則方
而不割正直忠厚兩得之矣公之先世爲歸德人蓋
微子所封後人以國爲氏公殆其苗裔乎曾祖貴以
樸謹稱祖瑾父覓能世其德兩世俱贈戶部尙書祖
母劉氏母靳氏妻朱氏俱贈夫人兄弟三人長照太
醫院醫士次煦公季也子男二治廩食於庠蔭官生
娶江陰尉朱朝女泚以附學蔭恩生娶府學生孫
東女女二長適州守胡子田子庠生允迪孫男五治

出者材柵枋沢出者杭利柯娶府學生武建極女孫
女二長適侯處士瑀之子縣學生執中次許字於舉
人劉應卜之子敏學卜以某年 月 日賜葬於
嗚呼公之宦業國史能書之鄉行野史能書之某不
敏不能狀其萬一而銘諸金石者以俟有道之君子

太子太保張震峯行狀

公諱孟男字元嗣世爲開封府中牟縣人始祖簡肅
公名珪仕元爲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清河郡侯
祠於鄉贈祖父義父順皆爲郡侯高祖鵬翼屯留令
屯留人祀於邑曾祖嵩拾遺金還遺者遺者謝之不

受性孝人謂張孝子云祖繼祖爲周府典膳寬西華
遺負之租衆賂五百金辭諸優人以乾沒懼罪餽干
金又辭陞審理副陳生嘉言者以誣坐死且十年矣
讞者徃徃狙成案審理白太守言狀竟出之卒以德
祀於鄉父文教冠郡諸生側儻重氣節從弟懷瑁以
豪宗坐罪冒險危釋之累世樹德餘報弗食則公世
澤所從來矣公生於嘉靖甲午二月二十六日幼沈
雅在兒中不類兒也稍長讀書禪室由蔡河蔡河荒
僻多鬼物黥而侮人公偶晦夜歸煌煌若有物前導
公無怖也而鬼顧怖公自後無靈響矣辛酉舉於鄉

丁外艱乙丑登進士第授廣平府推官佐六察課吏
決獄所至六察也公靜重不爲烜赫顧覈吏獨精嚴
鞠訊明允情法兩平戊辰以臺省缺負公行取在高
等故事行取者辭兩院兩院飯別不同日公辭值同
日撫院先召入坐移日按院遲不至比出而門已閉
矣怒謝不見明日投訴當事者除日下陞漢中府同
知聞者駭之已巳陞順天府治中明年陞刑部員外
郎尋改禮部又明年改尚寶司丞輿論始快云是年
新鄭高公再起相 聖眷日隆相國夫人公之父之
同母妹也諸附炎者數因公求知相國相國門庭顧

無公之跡也每正日壽辰叩中涓拜姑於戶外一問
寒暄值相國者則揖不直不候也公謁則旅進退不
交一私語相國謂疎已也銜之爲符郎五年不調癸
酉今 上御極相國以當軸陳新政大事 上震怒
禍且不測一時趨附者皆避匿不敢投一名紙公獨
入其室爲治裝由由骨肉相國乃執手歎服曰今而
後知子不可及也吾實媿子公曰姑丈何見之晚耶
悻直信心必有今日某非敢自全正以爲今日耳江
陵秉政罷一切新鄭人賢公欲驟用公以謝人言一
歲三遷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公不近江陵如新鄭時

江陵謂市重也銜之六年不調江陵敗乃陞本寺卿
當事者愈益賢之癸未陞南太常寺卿尋陞南大理
寺卿南工部侍郎皆歲一遷丙戌改工部侍郎掌通
政司事通政主疏達不達則壅盡達則濫是時豪無
賴口爲黑白以法爲市訟牒日數百紙一事株引十
數人小民一挂名累月不結結無一錢事寧家已無
家矣公嚴究弗與通通者十一一事見知不得過二
人皆與摘發數月後日十餘紙踰年日三二紙自是
柔良小民始必其命矣闈宦日請托公發其奸狀弗
許大璫挾勢以請亦弗許始群怒久之知公之持正

也無可萋斐乃相與讐服云丁亥戊子間 上視朝
漸稀通政司上起數不報章奏格不行公上疏畧曰
祖宗朝日每御門本司官日取數事請 上裁決又
諸奏章不論官民除起數外不時封進急者旦夕發
緩三二日發率以爲常 陛下不御門且數月矣無
論面決卽章奏起數日纔兩事耳臣面讀節畧 陛
下宣付所部纔兩聲耳計非甚勞臣每當朝先一夕
齋心凝思以待奏對輒聞傳免之 命政莫能通問
隔孰甚今四方奏恒踴赤地餓殍填溝每封進不
賜批答卽欲蠲恤其道無繇又如廣東人翟繩祖訟

舊巡撫李材功上蔡人喜彥科保知縣曹世卿賢兵馬司已繫其人矣候命日久不賜批發使其人果詐耶當明治欺罔懲比德之風果實耶當俯順下情暢壅閼之氣若秉公向義之民久罹禁錮所謂許諾人直言無隱者自是將緘口裹足不復向關矣脫有重大事機密事地方不與聞者其誰敢聞惟陛下留意已丑改刑部右侍郎陞戶部左侍郎庚寅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南儲匱乏辛卯改南京戶部尚書自庚申變後南軍益驕橫餉不踰時數必盈銖而司農無權郡縣偃蹇不奉法額日以誦公上請以總督

侍郎加憲職得劾奏逋負吏兩年之間數浮舊科四萬有奇又郎署五差各有美惡生趨避心公以先後同以勞逸序所部謂公嚴不悅會有求多於公者公不辨數以病乞休乃得歸攝起用之旨蓋壬辰五月也丁酉南戶部缺尚書冢宰難其人僉曰是惟有張司農乃再起元官公辭不得命先是西夏東倭搆州相繼告變歲有軍旅之役公私皆殫竭莫知所措上用言者議借南度支數十萬遂不復償公曰經費也無羨不償安所取給待償何濟目前乃行通商法錢貨相權官不得箕歛以病民商不得牟利以

病國三年而食足又二年而用益饒故事戶部建倉
厥皆取料於工部公檢竹木席棧變價及罰贖二千
餘兩修葺之又制府庫左倉三厥工部不知也人以
是服公廉倉場諸費故多名皆倚辦於積羨司度因
之溢羨焉公曰不節何極諸所稱筵會送迎酌贈汰
其十七不可已者從儉南中化之皆儉焉公私諸役
藉名公家者一人事事十人食食公留其必不可省
者餘悉裁之怨弗恤也人以是服公毅廩庾虧耗守
者以侵漁抵法公核其無罪者脫之人以是服公仁
糧儲之苦三鱗次而入則納者苦遲貫魚而出則支

者苦壅出入守一鍵則官吏苦繁猥公曰所貴實倉
以積貯耳南儲無歲陳安用常格以滋底滯請分水
次與倉糧雜支人以是服公之綜理微密尙書再報
滿加太子少保大父父累贈如其官祖母婁氏母徐
氏累贈夫人自癸卯引年以後數乞骸骨數 溫留
丙午五月上遺表請首丘 上報曰留儲匱乏正需
綜理卿宜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以咨來而公薨已
十七日矣蓋五月二十一日也計聞 上賜祭四壇
贈太子太保工部以恤請遣中舍歸子顧營塋焉公
貌清倉古勁氣下而語溫臞然若不勝衣而光霽爲

三仙齋文集
胥清和成面見者莫不傾心至道義所關卽不形於辭色而巖巖屹屹確乎其不可奪性孝友仲父無後有外孫一人季父子一人皆貧公視之猶父也兄弟若同胞外孫若同產子妹一人嫁而卒視其夫與妹在同宗族姻黨多所周恤公卽不足不令所周者知也曰無使有媿色塞再口師之子王生家貧公收而衣食之終其身諸厚德類若此 世宗南幸時兩院檄諸郡邑以運車協午道供役中卒與焉事已不歸邑人莫之請也公曰協役名也不歸何名見當事者白之車乃還河上之役歲歲苦民公極力請蠲減所

寬不止一分邑人立祠生事之公八歲母徐夫人歿繼母趙無之公貴趙於例不得恩公終身爲慟每祭加一豆焉趙之慈勿問而公之事繼母也可以敦薄俗矣娶祝氏封孺人累贈夫人生於嘉靖辛卯十一月卒於萬曆甲戌十一月張禮卿玉陽爲之誌不具述子男三民望官生娶朱氏繼冉氏民表舉人娶和氏祝出民燦娶田氏魏出賀來王出女六一嫁諸生牛應謙一嫁舉人侯應瑜祝出一嫁諸生朱民俊一字諸生崔繼王出一嫁諸生楊士龍魏出一尙幼劉出孫男三允元娶耿氏允亨娶薛氏允同聘冉氏女

去後齊文集
四一嫁監生劉興詩嫁李向陽一嫁楊勝祖一字指揮
應襲白啟采曾孫男二女三俱幼卜于萬曆三十六
年九月九日墓在縣城東五里蓼丘之原嘉靖辛酉
余與公同舉於鄉卽有分外契知卽四十五年矣公
質任自然不矜飾無遊言無俗韻無所驚駭無所艷
羨居朴素之室服澣濯之衣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覲
顏者生愛接膝者傾心益資性固然非造詣之力也
嘗與余論居官之要曰本分之內毫無欠缺本分之
外毫無沾染有後進生抵掌談時事公笑而不答問
之公曰待君到手時毅然不肯放過匪然做得妥貼

此是抱負有實際處無庸偶聞瞥見便沾喜也余嘗
以爲名言夫典衣典冠各慎攸同不侵職不溺職一
世之才自足一世用庶績有不奏理者乎公謹厚似
安世執持似釋之澹靜冲夷似季鷹深沉有識似乖
崖余不佞敢撫其大都告乘 國史者

傳類

侯中丞傳

都御史侯公者名于趙字宗度大梁杞人也三歲而
孤母封太夫人楊氏鞠而教之公幼警敏事母以孝
聞嘉靖辛酉舉於鄉乙丑登進士第授平陽府推官

平陽稱理推官不專郡太原澤潞所至皆稱理陞戶部主事推河西稅稅贏故事報部不十一公悉報之宿弊一清還部日司農大稱賞隆慶初監兌江北未報 命改兵科給事中先是漕後時呂梁六月有運舟或後時自兌運乃設郎署監之郎署輕在浙直者尤輕公請改江北運於臺察武臣利縮符不利督運營督運者皆貧無賴以漕爲市公請衛官更番行又萬艘不及額舟多併載私携者多附載緣是有乾沒有覆溺公請補舟額核私附又十二總在燕留難愆期且遲新兌公請押空不得踰年言甚切 詔從之

自是過洪以四月

聞災異求言公敷五事曰編審

過濫曰免役過濫曰馳驛過濫曰供張過濫曰勢要侵奪過濫纒纒千百言多涉貴近語在奏議中 上

悉允行之

今上登極早步禱

郊壇大雨明年又

旱雩不應公曰天意斷可識矣上修省之實疏值

朝審上寬恤疏尋陞兵科給事中上近倖招權恣肆疏乙亥陞工科都給事中武清伯 帝舅也請三萬

金營生曠

上予之公曰不可錫予無制則驕肆易

生恩寵過極則請求難繼武清何厭畝口實以借戚口則後之爲武清者又何厭濫請非所以自愛過予

非所以愛之長舛望風開僥倖路臣愚竊以爲憂疏
上人爲公危 上知公不從亦不罪也漕藉黃河爲
利而病其壅歲勤疏濬東有泃口漕臣欲開泃以避
黃政府主之公抗疏云臣知泃河泃河必不可開議
者必以爲可請遣重臣往勘之 上曰爾往公既勘
乃繪圖爲疏其畧曰漕之不可無黃也猶腸胃之不
可無飲食也治黃卽所以治漕議者欲自清河以北
夏鎮以南開六百餘里以遠黃功須數歲費須數百
萬金亡論動數十萬災傷民倖成敗不可知之功以
搖衆心亦亡論使黃之決也止於徐邳漕之通也無

藉於黃則議者誠爲便計萬一河決淮揚則南無漕
矣河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卽泃獨流通將安用之開
泃必開性義嶺馬陵山往黃之入昭陽湖建甌而東
也恃有性義性義開則黃必直突往黃之泛溢蒼臺
電蚌等湖也勢可稽天恃有馬陵馬陵開則黃必倒
流且使直河至清河二百餘里逼近黃河其勢易侵
良城抵侯家灣等處巨口石礮礮其勢難鑿臣借箸
有圖惟 聖明財幸疏上政府不悅 上是公言泃
河之議竟寢是歲也詔採木又遣中官織造公執奏
者再四而衛公者謂公多言矣陞江西叅政嶺以北

馴服政教健悍之風頓息三年陞湖廣按察使讞獄廉平執三尺不爽毫髮歲餘陞右布政使署左輪解全穀無毫羨無宿留月餘頌聲大起當是時江陵執政公官其里三年問餽都絕乃士民無間言江陵亦雅重之辛巳陞山西左布政使至則詔均田先是豪猾朋奸譎愈清詭隱愈甚公爲綜核法精而嚴狐鼠斂跡計上大司農類覈省直獨最晉謂尤得畫云壬午鄉舉士故事奢其費無量公日計費者以無餘無欠爲良法惜費者以濫取濫予爲大蠹取士以爲民也秋闈終始二晉騷煩竣日器用席幃竹木等料

頒賜請乞一切蕩然再比再征諸郡邑敢不供命而物力告訕矣公乃籍今歲辦借諸場屋命有司典之如金穀例不如法者坐之再比補不足又再比無不足新舊相完而郡邑不知有比年矣是舉也三歲省萬餘而民不告勞癸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山西賦重歲逋常十數萬計曹下帶徵法新舊通理而舊通常倍於新甚者二之不滿數者罰有差甚者罷爲民公上疏其畧曰兩稅視地地瘠又雨暘愆期者比歲民卽好義如地何催科視民民貧又流移荒蕪者連阡吏卽奉法如民何夫病者之未病也

負粟釜病則力不勝釜矣而又益之瘦能不仆乎是以瘦失釜也將斗之弗勝又奈何今之帶徵是已夫見徵猶逋而又帶之是驅之逃也無民地孰與耕不耕賦從何出臣以爲寬帶徵便臣非寬帶徵也寬帶徵所以嚴見徵也求多而益之少不如求少而益之多也臣聞有司疾首告臣曰無祿下吏自家食時已降俸級矣臣愕然曰何謂曰下吏蒞官未歲耳而以三年舊逋治罪不已甚乎臣聞而悲之夫富貴利達世所重也自非大賢豪孰肯爲蒼生拚一去彼以爲吾何愛鞭肉筮骨之無益也臣嘗行部環跪者盈郊

哭曰視田視田八口不須論殫所入能足今歲之額耶臣亦爲之掩淚臣以爲降罰之令宜寬臣非寬吏以寬民也寬民乃所以足稅也寬民則逃移可復逃移復則宿莽可畚歲計不足歲歲計則有餘 國家奈何不忍於一歲而棄此歲歲乎臣願舊逋一切罷罪舊逋之官之令亦一切罷皆自今年始咸與維新儻猶逋耶併以罪臣願罷斥臣無恨疏上減五之一歲饑吉隰石樓間結聚剽掠甚衆獲者數十人問首皆以頭搶地泣曰饑甚無以自存活偶聚村疇乞旦夕之命相顧且不知爲誰又安知首公以付吏命之

曰掠所獲有多寡首多獲者多獲者多首最多獲者
餘無問當是時邀定亂名羣骨立之民而勦之亦貪
功者所必藉而公竟以兩人聞且曰未操刃未執縛
主人未劫金帛 子女此兩人者無當於死刑 命
下竟長繫以緩之寧武軍丁以借餉集數百人舉礮
闕監軍門毀其列戟聲徹臥內監軍宣諭之弗退也
報至公怒曰軍士以死命博升斗粟而後時弗給又
張其罪以誣之司計吏可誅也且寧武軍馴安得譁
稱譁者妄耳杖而遣之軍士舉手加額曰我等有天
矣乃散去公始下令曰邇聞三關將吏皆狀爾軍士

罪聲且上 聞始知若等譁矣且以 朝廷力盡若
等而殲之猶凡上肉所念首事者一二人耳而三軍
受其名善良何罪第自言首難爲誰我且爲首難者
地况女善良吾安忍濫及耶僉曰李現李傑王朝綱
趙國臣此四人者寔倡有衆且恣亂畧三軍之士有
往而無言者有不往者有他出者有在室弗與聞者
惟明公赦其罪公以現等下所司擬以杖公曰杖無
是罪也惟輕吾不能均重吾不忍乃分別具奏曰山
西饑饉頻仍餉不及月軍士激於困窮誠非得已但
哀乞自可矜憐而喧呼近於要挾比年以來士情驕

橫陰懷無上之心陽托虐下之口恩不挾續怨則脫
巾今已難堪後將何極現法輕而情重現當誅若傑
若朝綱若國臣可從未減 上報可乃斬現以徇餘
調遠戍君子謂公達權報至而激則逆謀益堅議法
而慈則衆志益逞三晉至今無悍卒則癸未之所懼
也自欵貢以來邊民安枕而士馬日羸蓋五患焉筋
力疲於工作生計困於屯田精壯衰於空乏扣免苦
於椿朋夷馬病於分給公曰是人也狼麤一起以肝
腦許 國家而令菜色枵腹驅之版築是自弱也我
弱虜必乘之乃上言邊患甫寧墩堡之修誠不可廢

臣請三關軍士食米鹽銀一切視宣大有如軍多曠
怠工不堅完罰如令且屯政以實塞也而塞以屯虛
富者耕無稅之屯貧者徵無屯之稅則既病斲荆榛
而播之畝不入升斗而輒報之稅則又病若之何士
卒不貧且死也今鴈寧兵使有良法矣牛種犁鋤官
爲借給歲所入寡多悉以予耕者三年還所借又三
年輸官十一以鈛戈矛以飭車馬以調婚喪苦室廬
及覆褐糗糒之不充者臣請下其法三關不十年而
荒垣草塞盡變桑田幽谷佗崖咸爲井竈計莫便於
此矣臣又聞養食士千不如養死士百貴精也今士

不爲不多矣然而弗精者無以養精耳臣欲養精不求益餉汰老弱老者賜之閒簡驍捷者而兼其食亡論一當百卽當三當五以戰以攻所得不啻倍蓰語曰束蘆合抱以支垂檐不如徑寸之本議者徂於足額而憚於簡軍曰異日行伍不充而戰北誰任其咎有如裁冗食以養精也弗效之咎臣請任之營馬計十五年一給十五年內以老死者追椿有差此太僕相沿舊例也三關每年汰駑駘者變價仍扣三月料銀別買臙壯此高堂良吏題 准新例也夫馬之失牧也宜追椿以示罰牧矣而老且病牧人何罪且馬

之給也齒弗齊而老病之年齊齒多者何罪乃請廢太僕法一如新例每歲請壯馬而營無瘠軍矣自昔御夷有予之實而斬其名者今日互市是已夫以善價易病廢之物朝入夕死豈計得失哉實以啗虜而借市以惜其名耳乃馬一入塞無論老憊輒以給軍其者食其養之以免軍而扣其直是 廟堂計盈縮而市本藉以取足也是虜以實自封而我以名自病也臣請於互市夷馬慎加簡閱堪用者給軍不堪用者半直變價其市本短長別爲議處無令責償於士卒疏入 上勅所部行之在鎮甫經年 上賜白金

文綺者三葢知公云明年二月聞太夫人訃以歸居
喪動遵家禮力挽頽風里居十四年書不通貴近事
不謁有司巷無鳴騶席無歌妓不撓市肆不病里隣
家邦樂其可恃而不厭爲多知舊見其可親而不知
其貴坦率洞豁見之者伎倆自窮習之者肝膽自照
豈不休休故古之大臣與教子重彛倫崇儉質自張
夫人之棄幃也名族不更娶貴妾不當尊子七人應
瑞應珂應璫皆茂才應玠應璋皆太學生應琛應瑜
皆鄉進士家庭斤斤如也兄弟怡怡如也無嫡庶互
母其母若一母然公沒家法一稟於應琛應琛友愛

而嚴於禮詳整恢拓大振家聲人謂公有子二云呂氏
坤曰往余與公評仕品於長安公首廉曰廉不足以
滿仕分設寡廉卽有鴻功駿業且不名人安論士君
子哉夫新婦潔身亦等閒事失身矣而曰我孝我慈
美惡固不相直也矧曰嫺姿態謹蓋藏精女紅勤婦
職又何屑云云公以萬曆甲申歸自晉又八年余撫
山西前人出納掌記者皆有載籍余暇日一檢涉之
節儉光明惟公爲最始信公昔論廉固其所不愧者
也癸未饑公括歲積五十餘萬金抵瀾貸數固節儉
之所留哉公卒於萬曆丁酉年六十有二訃聞上

悼惜之例得祭一壇半葬 上以公有邊圉功 賜
全葬并祭夫人蓋 特典云贊曰易六龍皆有潛見
公別歷中外二十年多有表樹可謂見矣余在山西
聞公視師三關觀風六郡厝置皆百年計不區區了
目前父老猶能一一道惜也未期以憂去役拊綏三
年晉當大治又使當盤錯仔危疑計窮局變衆謂無
可奈何時公必有一籌佐緩急乃年未五十而付經
濟於衡門猶潛也夫

明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傳

公名棟字尙隆別號吉軒先世黎城人數傳而從善

者遷鄴之涉因家焉王父大良有隱德子仁以孝顯
祠其鄉是生紹則公父也號拙菴後以公貴贈監察
御史拙菴嘗令井陘稱循吏詳在邑乘中子四長及
叔季俱繇文學翩翩競爽而公實左右之公居仲生
嘉靖壬辰少而岐嶷倣儻而大志旣就塾偶句應聲
嶄嶄多奇稍長補邑庠弟子員試輒領諸士性至孝
拙菴公故多疾侍湯藥惟謹至中夜籲天請以身代
者再辛酉與予同薦於鄉明年拙菴公捐館哀毀幾
絕公好古文辭數上春官不第喟然曰文奇數固奇
也弔詭而俟獨知難謂命矣後稍稍就繩尺又與余

同登進士第時隆慶辛未也釋褐令晉之陽城政用
寬和然於大憝亡少貸嘗曰養禾者去莠於莠非不
仁仁禾急耳於是法諸豪斷者修睚眦者作奸敗類
尸祝之明年入覲舉循良高等 賜金賜宴於禮部
皆異數云徵拜御史則慨然曰三尺法人主所持以
一海內吾業爲執法使奈何以法市權貴始視都城
南廉諸不法按之虎冠者斂手無何巡漕兩浙浙鹽
故多隱蠹弊竇百出公悉釐剔之歲省無名金錢數
萬罷一切幸權蠲逋課二十萬有奇疏漕政數款大

都節浮杜濫優寵通商皆前人所未及 制可遂著
爲令公以耿介不悅于江陵有父喪當奔訃臺臣議
畱公曰相公當以孝先百僚奈何以不孝媚之疏其
不署名尋按畿輔命下大瑞馮保致幣甚張公却之
保怒遂絕公公亦絕保于是內外相交嗛公然公行
完伺無隙卒不能加害公行部務以恬澹風守令嚴
戒毋交迎毋供具有不率輒移檄引咎曰御史有遺
行與胡不能信諸君子長吏媿且服悉如約監司化
之道路以寧三輔通衢多萑苻警捕之急則颺散而
有司者率連坐公曰盜一耳而捕者幾匿者幾疑似

株蔓者幾夫以十無辜易一捕盜是以盜令也諸文
致者數百人立出之盜遂息時有司請均田公疏曰
夫料民田以釐弊良是苟不得人徒益弊耳臣部扶
風未有以不均見告者安事驛騷諸郡爲萬一不肖
吏增僞畝益實稅以搏能聲弊愈益甚請罷均于是
止清諸部淤沙田千餘頃奏豁之流民感泣復業者
萬家辛巳以王太孺人艱歸闔門謝客足不入郡邑
甲申復除浙江道會 天子以寺人爲親軍操禁內
諫者盈庭率坐謫公婉數百言以疏 上納之已復
按淮揚水決蔣家口沿河郡邑漂溺近萬家公仰天

祝且拜曰臣不法願受顯戮奈何魚吾赤子言畢水
退尺許見者以爲誠應下令各長吏賑恤仍括郡國
諸贖緩爲災民代完今年之租所全活甚衆觀河因
自瀋司寇治河狀云季訓總河務陳宋後一人今以
刑名事爲言者所領至削籍能捍大患者懼矣 天
子避其言後起季訓復其官仍總河則公力也丙戌
擢大理右丞晉左明年晉二卿公故精名法獄無鉅
細必參伍劑量若持衡然不爽錙銖李督撫材以詐
功坐死公上疏言材之罪不至加誅材之品足以薄
罪 上竟薄之公雅習數家戊子九月公召諸子命

之曰自而公起家陽城入爲天子持法使自惟負國厚恩獨斤斤奉三尺未嘗以意絀一吏亦未嘗以意罪一人庶幾無負此心耳小子志之言畢溘然物化其神識先定如此公惟儉居恒一瓢自隨篋中圖書數卷家計泊如也享年五十有七有丈夫子四人語具王太史狀宋太宰誌中 司寇氏曰語云水有源木有本信然哉李自拙菴公而上世以孝行著聲而其緒餘乃在經術公之中夜露禱益所從來矣當權幸時令少委蛇可亟得志顧所堅持者有重于華膺在也公出入法臺二十一年蕭然囊橐身終之日諸

子僅不至饑寒緩急或稱貸立身而名揚可謂孝子所至蒼生受福可謂仁人不封殖其身可謂廉吏磊落無微暖行可謂偉人乃事業竟若斯乎吾不爲公悲爲世道悲矣爰傳事備太史氏採焉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龍泉楊公傳

呂氏坤曰璞爲玉玉爲瑚璉琢瑚璉以雲雷木爲材材爲榱桷飾榱桷以山藻豈不盡美初道亡也初道真蓋虞誠有隱君子曰徵仕翁云翁體質修偉亭亭里社中而襟期軒爽曠乎八埏十際無爾我吟睦口不出迂人語人亦不疑其迂人有迂翁者翁覺之不言

所迂曰彼勞而罔獲所喪多矣安用耻之世味鮮穠
攘臂疾足者成市翁蹇步不投一跡有爭翁所宜有
者翁予之觀者不能平翁曰是區區者何可相拂且
爭之失失於得彼得其失吾未嘗無得也一日行於
道獲遺金金有封識翁藏而待之數日遺者至翁曰
爾失金何日識者何人多寡輕重何若出其金辨之
如遺者言歸遺者遺者曰翁賜也願以其半壽翁翁
笑曰辭全金而取其半利者不爲又以汚吾心義者
不爲且君獲故有予棄故無又何德焉弗應翁好施
至忘其歲計古者里鄰不備物謂相通也有假器於

翁者輒應數求輒數應他日以其所無求所求者所
求者辭弗應他日又求翁翁復應左右曰是棄施也
翁日報若與若何異恤無惠寡有之道當如是耳性
慈祥喜生物見虵蠍或蠕動者當足盡置之活所友
鹿狎鷗訢如也親知有過若在其身每盡言不改再
四盡言改乃已俠邪兒及爭詬者率憚翁辟弗敢見
後稍稍化之人有以樂善頌翁者翁曰我安知善固
予心若是吾了吾心耳翁以韋布拜封勅官中省
稱貴近矣自視蔑如也如未有官舊遊有改容敬翁
者翁戲曰諸君見楊布之變其衣耶侏儒日百狀而

暮猶故吾真耶幻耶而子惑焉乃相與交歡由由如他日公之卒也其子中書君誌其墓曰先君諱棟字國柱別號龍泉上世居虞城之南洪武初有祖和慶者徙居城西之臨便村家焉和慶生四四生溫溫生景鐸景鐸生文政先君父也配陶氏以嘉靖元年正月二日生先君萬曆十一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卒配王氏處士越女生子男四孤爲長舉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娶范氏次東白娶尹氏次東光生員娶劉氏次東曙娶劉氏女二一適范來恭一適張一德孫女四孤出者一許呂知

畏始週歲白出者適韓章美光出者許李爲龍卜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葬蔡家寺前距祖營二里許不肖孤東明謹誌中書君孝子不欲以世俗愛其親耳余表姊氏適虞城朱君仁仁翁之髫年友也習知翁嘗語余如此余懷初道而未見其人乃傳翁用以訓世之機械者贊曰人亦有言師心者衆師經者聖是鑿渠引河而見水於渠也六經者載心者也心以天動是經所從來而聖之本始始喪而緣經以求心辟之補敝雖工非完器矣君子以身爲經則誦讀皆我不然他俾子豈皆賢於樵牧人哉徵仕翁未嘗學

問而言動徃徃見天則其本始未漓者乎或曰郊人
樸巷人文都會之人巧僞虞於宋爲郊邑亦天全者
之助與抑薑桂不以地而辛也中書君肖之

亢水陽傳

代冢宰王疎菴作

余少時聞古昔人物知有宋大夫亢軫者賢後見石
晉年斷碑則軫平陽人也竊以爲軫後必有達人乃
今以吏治聞者兗州公昇以隱德聞者贈編修公逢
濶初逢濶商於閩而元配贈孺人賀氏卒鄭大孺人
繼焉生思謙水陽公也蓋生而有雲幢擁送之夢云
嘉靖甲午公舉於鄉書第一丁未對公車賜出身第

一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公誠直不事俛仰編
修館職也忌才而公才中侍多貴豪不樂禮檢

上簡公教之忌巖而公嚴胥不悅丙辰以公督學河
南則是之以也自庚戌來文體靡麗士率剽勦相雄
長塞其性靈公一切下之拔譚理根心者寘高等豫
人士幡然務本實自公始戊午叅知藩政守河南路
伊庶人驕甚請八萬金治離宮 詔許之司計者不
損額第令加賦公曰河洛無歲數十萬戶嗷嗷欲去
家而又奪之食以汰王心非 主上意詰御史言御
史奏請之永寧之令簿不相能令誣簿以帷簿事御

史逮簿窮治之公知無罪曰位則令尊理則簿直且
牀第賤微非臺察所且按卒釋簿徃直指行部則廉
所部諸不法以徇百姓輕者得編管然徃徃與奸爲
市大猾幸脫又以其事中善良直指某以所廉者移
公公按之縱無左驗者十七或曰非直指意公曰直
指謂實不以屬我矣屬我懼誣而又附成之寃無辜
失予心以遂直指過是二不可言者媿服庚申歲大
侵詔發河南粟公知賑之病民也檄所司云無惠
奸無甚貧無益富無藉度曹胥史手徃年大發度曹
胥史與富人陰又里正一身當十八轉相冒以自豐

也枵腹者臥縣門旬月鱗次常不及及矣費五而得
一保者又攘所得之半甚者不見一稊是不能引手
溝中而又速旦夕者之命也諸如是母赦守令如約
是歲也民無道殪尋遷陝西按察使耀有某姓以貨
雄於州侮甲甲恚仰藥死某懼誣乙坐之惡某者又
謂其鳩甲也兩失情公廉得之卒出乙而當某威殺
法君子謂公明恕夫某也他惡不容死而以甲殺之
甚矣壬戌大計天下吏渭南令少年也左右罔利而
令受名太宰以問司藩曰當罷公曰是叢而以神假
人者也未讎其守罷之不已甚乎得不罷是年陞山

東右布政使攝司政司王金權衡低昂間歲羨可鉅萬率謂羨也非額莫稽所用公曰羨安從出令人者自持衡衡平爲署封則出以所署與之無錙銖羨故事宗室祿入歲四給親府特給郡而下類給焉各予其宗長宗長質貧者券則倍奪之不則牟其十一黠傑者陽交而陰持有司一給輒得歲公曰政如張弓然俾有笑嘆將焉用法令頭會而面予之不均者以告卒無告者皆額手頌曰公倍賜我公倍賜我中貴人自建業來道濟西盜晝掠焉謂封人日出而疆喪予金乘傳者猶爾法吏何爲有司懼下亟捕之令捕

者類逮善良無慮百家事 聞下藩臬議公曰是奚

盜不有罪之求藉無辜而魚肉之加盜一等矣按捕

者罪舍所捕者四境帖然明年陞四川左布政使成

都有米十萬斛露積覆茅生菌庾人不卽內公偶至

米所問運者爾來幾何時矣曰兩閱月矣問庾人是

糶耶浥耶數不盈耶淹久之謂何庾人頓首謝蓋旬

日而運者得還牒焉嗟乎吏恣爲奸恃無誰何者藉

令監司勤民隱於不經意事突一問其誰敢不嚴惜

哉大吏之以親細漁職文其情俾顧天者之聲四徹

而不上聞也若公者於尊奚損甲子冬三殿災傷詔

計外察不職者應變臺察以飛語拾公竟還政當是時公年五十矣惜老成者徃徃慰公公復謝曰謙速戾自躬而以天災罷爲名已榮敢辱吾子之惠乎家居治圃蒔花倚林咏嘯有問勞者相與竟日語卽市里人不厭或寄意詩酒陶然樂也惟不語時政或問之曰廊廟之事謀諸軒冕非野老所與聞也邑長郡大夫之庭非大禮非公集不徃卽有言言關郡邑者身若家及所親事未嘗以一刺通謁至與人出出若布衣人亦忘公之貴也則有所難云公家世子姓詳張柱國誌中乃傳則傳其大者太宰氏曰人亦有言

無仕不知全名厚獲不如廣德公全名廣德庶幾哉無媿矣而家不稱方岳位不究初分其所以謀仕與獲者疎與抑其中有不屑也以公所持挾與其地與才亡庸蹊徑進令少自貶損不至解館職卽去不至不召還也惜哉古落踪奇負士每恨數奇至艷情林官居室而公以行省大臣終遇矣

永城縣胡錦屏傳

永城有慷慨剛直士曰胡錦屏者名格誠字中孚初號嗣溪母嘉魚縣主內鄉王女也王選佳壻得錦屏之父金以嘉靖壬辰八月十日生錦屏於大梁錦屏

少與大梁諸生及宗藩戚里中之節槩任達者遊故
其襟度曠逸蕭遠爽脫豪雄士首勢利而糠粃塵囂
世之猥鄙者柔澤者以貴自雄者貴而儒者行無賴
而負不義於鄉曲者皆白眼視之與同群則望望然
去曰若等汙人間世我見輒欲嘔安可令人人阿堵
中耶弱冠入邑庠卽翹楚士林中嘉靖丁巳家君有
永城田余徃省之識錦屏於李內翰孺野家孺野名
良知丙戌進士今侍御楠已丑進士今刑部主政哲
之父也永城稱好友則言胡李兩君皆一世人豪平
生歡欵甚兩君與余傾蓋也亦歡欵若平生孺野爲

余下榻而錦屏於余抵足眠者彌月道義切磋情好
編繆由然三姓同胞云辛酉余與錦屏同舉於鄉而
吾郡得十有三人故事謁兵憲於陳州是時大司
馬張崑崙作亂左遷陳州倅署篆焉兵憲尊而崑崙
先達名士皆置酒禮諸生凡有問諸生皆膝席磬折
唯唯無一語錦屏獨侃侃應對如懸河至談弭盜事
尤切中兩公皆動色詫之曰鑿鑿哉斯語我未之前
聞也明日下所部議部皆心服如雨公錦屏明練
世務茲特露一斑云永城自國初來無進士錦屏笑
曰天生胡嗣溪破此天荒耳乃作種桃者說竟登隆

慶戊辰羅宗伯萬化榜進士授常州府推官讞決明
允惟法無當者不以一毫阿上官海剛峯瑞巡撫應
天以儉質率屬公移用連七單封諸司惟命錦屏用
連四被封海公怒曰奈何格吾令對曰明公德令也
宜承何敢格惟是推官職司刑名爰書多重辟又無
印鈐恐露墨跡以啟奸僞公是之當是時惟錦屏異
封一時服其勁直張直指問明按三吳直先訟後訟
者卽直莫之直也詞下錦屏錦屏惟曲直是視有先
訟者不情錦屏筆之三十坐誣先訟者愬曰胡某謂
小人驀筆之六十直指怒駁之責錦屏對狀錦屏召

其人復筆三十對曰是人也辭不讐欺推官責三十
彼慙倍延也今如數補之矣罪如初直指奪於理竟
依擬而健訟之風自是亦稍稍衰焉考最績當拜諫
垣以國氏子例不京除陞安慶府同知丁儀賓公憂
服闋補西安西安劇同知職邊儲又劇兩院以其才
也交委之勢不得兩先錦屏事兩院如在常州時由
是交得罪交劾之曰同知悞無禮於司監當罷當事
者知錦屏得左遷已卯冬候補銓曹余爲銓曹郎錦
屏來余私寓因門者以通執履歷狀長跪報謁余詫
之曰兄奈何作此態錦屏大笑而起曰外吏見銓曹

自冇故事十年睽隔吾試女冇世味否乃猶然識故
人不俗不俗因造膝談事抵掌如他日卽躡足附耳
語皆揚眉吐氣發之時錦屏年四十九矣鬚鬢皤然
無一莖青蒼色冇獻烏鬚方者笑曰老子平日不作
矯僞事使斥我者以貌與年耶猶尙幸霍州守高烏
辛酉同鄉舉也入覲病疫疫染疾也人忌之高來自
官從者皆吏卒僮僕病不能命也從者亦不用命錦
屏登牀執其手口格誠在此兒無慮召從者數其慢
咎焉高感卽泣開篋中物對高檢閱一一籍記之乃
延名醫檢方藥日夜扶掖調護無頃刻離蓋同起臥

者九日而高卒錦屏身爲喪主衣衾歛含棺木極其
周厚曰送終千古大事也無令其家有悔心旣而高
氏子至慟哭曰傷哉吾父客死誰收女矣旣啟殯視
之又慟哭幾死曰孤不孝亡父無祿天不伴相永訣
萬死奚贖亡父難言心事伯父以身托之孤子欲盡
心力伯父以身代之羈覓何在無能名伯父德令不
孝孤世世啣恩以頭搶地又慟哭幾死錦屏亦相與
慟哭皆失聲乃持篋藏及喪費兩藉呼諸從者前指
點明悉而付其子焉又謂其子曰二十里扶柩客路
恐難汝不識一人奈何乃自署名爲賻狀告同鄉之

在邸中者其辭有曰一束旅櫬有底冷灶寒燈千里
孤兒那不眠苦歎粥讀者酸鼻得賻數十金又引故
宮例上狀銀臺例不得如請當事者義錦屏乃給長
夫昇輦歸焉時有誦錦屏義者錦屏曰長者爲行不
使人知且吾義不如原巨先奚足多哉調濱州判官
署長清縣事在郡邑皆有能聲歲餘陞任丘令任丘
孔道也相沿夫馬視前途旌旗鼓吹驛遞告疲錦屏
至夫馬視勘合此外一夫匹馬不加焉干宗伯穀峯
時爲宮坊錦屏同年也携家過任丘幾不能行宮坊
笑曰寧困頓我無令賢吏法自我壞三輔御史常取

所部名馬送都中知厚者乘之差滿不更馬商直指
爲正視學北畿曾以任丘馬送少傅王公對南對南
時爲宮詹商行錦屏掣其馬以歸商不悅任丘河間
屬邑也商爲河間燕太守好爵曰爲我語任丘一馬
耳使我無顏於座上主人燕以告錦屏不從曰一馬
一僕歲費民間五十金今八差察院歲取任丘八馬
饋所知代矣而馬不還繼者復取十年後任丘無馬
矣宮詹我同年也已不能惠人與而復奪之此豈人
情徇吾私以糜民財有死不爲也對南聞而高之曰
直哉令任丘有民矣鹽直指督課急商鹽告滯罪任

丘曰國民兩重商不之任丘矣如國課何逮其吏重
咎之錦屏曰鹽一也官價倍私私土產也禁不得食
而強派以商商獨赤子乎願解綬去直指好語慰留
之尋以不職論罷冢宰曰此強項令也終不容於要
路調閑散而錦屏亦自是懸車矣居鄉爲人作美不
平者就質盈門有陳太丘風悖友誼恤悖獨故友王
文學可任名士也死之日父八十餘矣子在孩提其
妻日夜泣曰天平何以爲生錦屏往哭之旣謂其妻
曰嫂氏無苦一切事悉以見托乃與孺野經紀其家
籍其歲入而節縮之數年家益以饒又爲其孤問婦

於丹陽張氏張富翁也不許錦屏曰王氏子吾子之
若與我爲婚又何辱焉乃許之六禮皆兩兒終始人
謂王君不死云錦屏性脫畧耻細謹便敏活潑所至
無戚容無拘態陶然嬉然神遊無懷之世而志在義
黃之上機警多才大而兵食河漕小而琴書刻畫詩
文賦誄詞曲踴奕無不精能官人者用其所長得一
當焉必能建卓犖偉績成跡苑奇功而困以簿書束
之文法強其所不欲以就俗調辟之駕騏驥於鹽車
淹鯤鯨於涸轍其不躑躅憤懣而死者幾希錦屏行
實見尹別駕來師所爲狀乃入政以來表表在士紳

口吻者狀多未之悉也余撫所聞爲傳亦不悉隱侯能悉者悉之

朱德輿傳

朱德輿者歙人也名敦敬號杏川其先朱革系姑蘇唐廣明初授馬步都總管有戰功陞宣歙觀察使遷休寧歷九世又自休寧遷歙之小溪君父克守翁豪邁業士弗竟晚乃棄就商然重信義惟與時低昂操其贏而已人咸以士商稱之有四男德輿最少性敏給慈惠喜任俠濟人利物畀視娥趨非其好也年十四從經師游值遺金於道守以待遺者薄暮一老人

來驗所失不爽還之老人謝弗受一時里黨謂君童年好義若此何利能相染耶越二載母病君禱於太和道由確山遇繫逮者爲解橐中金脫其阨邑長吏媿之更爲寬恤所居被德所過見思至目之爲恩相公云君父產稱饒諸子長匿細軟物堅不發父不平將死遺君書令之訟君捧書涕泣曰父在忘言父沒藉口弟道謂何書中利一無以問食貧茹苦徧讀諸禁方中夜不輟嘗曰吾不能如扁鵲受異人術顧神農黃帝岐伯仲景諸家言具在弟精意求之庶幾心思通極性命氣血流貫陰陽濟世活人滿吾始願久

之業乃精試術術良驗君性喜施不言利來者厭矣
君無厭初在九沙痘甚行君不問報施惟疾是視卽
貴重藥石無所愛携囊罄竭衆僮有怨言君笑曰醫
能用得藥籠中空何患室中無物去九沙日居民數
百家率擔負相遺須臾滿戶庭矣視其貧者却不受
率感泣稽首去及之湖陰之留都之燕京治效視九
沙而聲名愈益起遨遊公卿間皆客遇之以名醫選
補太醫院官稱貴矣委巷小民疾招致無弗往晦夜
雨雪若冗若勞倦亦無弗往曰我寄命人人以命寄
我若之何弗應君儼忘人之難甚於身家而大義

自持凜不可奪乃孝友則天性也析產時君旣無所
得父所負逋千金又俾君償之君鬻田宅以償里人
重君者多還券君後以醫饒而諸兄者顧貧君復請
同居長兄遺幼子而亡繼母如君子視之授以醫醫
在淮南今著名從父貧老而獨君衣食之者十年堂
弟孤幼有吳氏者負婚約君爲置於理竟得婚堂兄
在畢師館畢氏兄弟訟語侵館師誣爲盜君曰吾兄
乃盜耶捐資救之寃乃白嫂二人皆孀居買田以養
之嫂挾長數窘君君不與校其悖倫重義至此醫外
陰功又非醫家所可及友人汪姓者無子妾病君診

之曰孕也當男其妻如陰遣人市殺胎藥誤問君君以養胎與之踰月妾無恙妻問故君謂其人口願得金物煮藥胎化爲水矣須臾持金釵一股至君贖之仍與前藥謂其人曰若翁無嗣奈何絕之歸語爾主母備殺胎吾以金釵實其罪妻懼夙夜保持顧謹得雙男夫賢其妻而感之妻語之故夫驚喜曰有是哉借其父來謝君君還釵人發一笑云有賣雞者暴厥君診之曰耽食藏也與苦練丸有頃下一重尺許遂生謝以雞君憐其貧却之是年冬渡江之無爲風急君見一亡友岸上招之急登岸舟覆惟君得免亡

友者貧君嘗醫之而不受謝者也時大雪薄暮四望無所之遇一人止宿情甚篤問之乃賣雞人也君輕財不責報獲報顧不多云庚辰冬渡江之繁昌見一舟覆溺莫有救者君出囊金不足又抽髮中簪予舟子舟子沒而救之活其主僕七人甲申歲比部貧外郎高君病且劇而貧君醫之七閱月且助以米炭費數金無一錢以謝爲作傳謝之乙酉歲君寓於蕭寺主僧窺所有而盜之君白狀於官官窮治而所盜之物無矣君哀其窘爲告免而去人服君雅量丁亥歲君南歸過江都董典史故人也稱貧君傾囊貸之君

五
反而典史死矣典史蜀人妻子扶柩無歸計君焚券
且爲文祭之邑令多君之誼也噶典史三十金護其
喪以歸已丑歲君由蜀道楚泊黃鶴樓下江邊僵死
數人皆凍餒死君命僕買棺葬之嗟嗟君醫士耶呂
叔簡曰余見善病每延德輿醫輒不病試以他疾皆
能雅重之以爲國手間聞其談虜談倭談播事皆斤
斤有石盡畫且奇設其言用未必無裨惜其經濟長
壽爲醫所拚也孰謂瑰瑋事功必世所稱負瑰瑋之
望者樹之耶傳中事皆 德輿爲余言余樂道人善
不啻在身又取其足爲世勸也乃次若語爲傳德輿

又言其婦江氏者賢不妒先是江無子妾有子如其
子今皆有子相視如一人子此協氣也鍾祥必大所
願德輿終始令德當不獨有子云

誄辭類

于文定公誄辭

萬曆丁未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東阿毅山于公薨於位所部以聞
上震悼遣宗伯楊公莅祭凡九壇遣中官頒賻金百
歛衣紵四稱粳米五十碩沉檀香炷柴炭油燭視常
例有加 天子若曰惟茲協輔是朕師臣叅贊密勿

底定邦家倚毗方殷遽捐鼎席其贈太子太保廕一
子中書舍人謚文定仍遣刑部郎中金君繼震扃柩
太僕寺臣劉君際炎造窆窆視窆公以明年二月二
日丹旌東指去國登舟當是時朝紳祖奠堂署皆蒞
老稚追隨市廛盡罷無知不知莫不掩泣於是在告
刑部左侍郎呂坤乃爲辭而誄之 辭曰岱宗萃律
青於穀城滄浪之秀文水是鍾于定國後有平涼公
菴羅摩果於夢中呈篤生文定寔符厥兆亂年罔極
天植其孝成童敏慧天下文章題名金闕貯之玉堂
趙文肅公寔惟館師課以相業不獨文詞公於是時

精心孔子孟天下國家身心性命 莊皇大行公爲直

筆鳳翰龍章珍之石室 今上龍飛公注起居封桐

折柳言動必書劉御史臺忤旨廷杖親故裹足公獨

省餉經筵日講誠孚於言獻替啟沃十有四年惟時

聖主慎德勤政躬承四祀憂勞萬姓會典世史昭代

貽謀公實成之以典以謨江陵不天 上欲奪情諫

者編成公搜其鋒忠告者心剛大者氣一時君子服

公之義已江陵敗沒產於籍昔也炙手今亦下石公

於籍者勸無深文一時君子服公之仁 帝命掄才

南國豐芭籠中參苓天下桃李旣晉秩宗直清惟寅

鳳儀獸舞諧和神人 天家千億宿苦獎例公於名
封權不藉吏秦藩妄請 帝曰從之公執不可奪俸
踰時弘石城社數以私干極知煬竈公不從焉典禮
六年臣心如水磊磊錚錚百折不悔忽意尊鱸歸疏
屢乞每疏温留公介如石 上允所請賜衣賜金兩
遣中使存注殷勤彼都人士僚屬若長傾國望塵若
失宗仰公之歸也四十有七經綸餘緒抒之載籍未
代詞章釘餽牛蛇富則鬪草艷則簪花公起八代還
諸三墳鳴鏑大雅振鐸斯文其爲樂府初夏松栢秀
勁風骨蒼青色澤其爲聲律仙子鳴璫蕭遠清越錯

落瑤珉其爲文章水渙風行淵然道德溢於神情其
在林屋端居靜默賢聖王賓古今几席睠茲同氣友
愛慤醲寧儉于我于彼則豐與鄉人處折節怡顏不
知有我安知有官薰其德者咸躋善良陳元化孝何
異仇香急人之難難者弗聞我無德心女何感云豈
忘廊廟無心殿閣鸞爾爰立其盤舊學使下黃麻蕭
鼓闐寂匪獨斂中大耐官職讓於夔龍 帝曰女諧
爾辭弗獲乃與使偕單車在道謝絕逢迎民難滿目
計達承明龍從以雲九有爲霖胡不慙遺少輔星沈
嗚呼哀哉天不祚宋胡生明世天祚宋耶哲人殄瘁

准提在念遺表在筆今之尸諫古之遺直天怒孔殷
讒告駢仍陰陽舛戾寔維咎徵俾公燮理可滅機槍
五兵虜莖九關反側且憂脫巾安問裊革俾公安攘
可版窮北宮空廩庾私無蓋藏繭絲日亟萬姓搶攘
俾公綏輯可底平康萬事墮弛百度拓落積痿難跼
熟寐罔覺俾公握紀聲靈震濯世情險譎異語喧厖
家賢人聖調劑者誰俾公主可國是攸歸嗚呼哀哉
公之經濟太平餘事脫也生存當亦齋志宮府咫尺
明良萬里無計感孚矧云起喜忠臣憂國沒亦未寧
天有回日賢于予生六袞非短九命非卑朝野芳聞

六合爲彌安用長年抱此百罹如系酒一漑生芻一束
告此誄文穀山之麓匪以哭公爲世道哭嗚呼哀哉

墓表類

勅封文林郎寧陵縣知縣東樓薛公墓表

陰隲傳載農弘楊寶活雀一命報以四世三公蔡伯
喈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呂氏坤曰不然寶九歲耳
非有積功累仁黃雀微物耳豈能要天之大惠以酬
私德蓋仁莫大於慈悲心莫真於童子之心一念感
召帝鑒其真不俟積累而無涯弘賜無所吝惜蓋上
帝之溢喜黃雀特因之以洩其秘耳而博濟弘施真

仁實惠有大於活雀者天能默默已乎三原薛東樓
者陰騭人也爽朗恢洪與人無城府而濟人利物一
念尤極濃至蓋持此終身焉浮岡公五子公居仲髫
時有黃冠禪姓者亡其資斧卽捐數金助之性敏達
顧不難爲士紳而長於治生父命之董家政不以米
鹽計贏訕而家日以饒粟累鉅萬耻張大以奢其家
又耻居積以殖其身飽煖之外不使長餘嘗曰天生
富人爲貧民也不貧之恤而聚其生死之資以壯其
驕奢淫佚之性恣其耳目饜足之欲積累叢孽是人
也不可以終其身矧曰世世萬曆丙戌丁亥間秦饑

三原之民以翁爲外府親族則與之歲費里人則計
口授糧有藝習者或給之資本使自爲計有以田鬻
者公曰有田則一歲饑無田則歲歲饑矣鬻者急減
直之半翁曰吾不計直計女一生耳寧厚周之勿致
流移其人感泣而去至今猶爲里人守其田廬念翁
不置慶陽安化真寧間流民載道翁哀之日瘠羸若
是誰憐而生之女將安止吾何忍粟爲紅腐而人轉
溝壑乎乃以麥和豆穀爲麩以兩缸貯門外過者人
一升日爲常盡則繼之樹皮蔓菁人莫敢取取翁曰吾
尙不須此乃號召流民取之數頃須臾而盡又誅茅

爲室舍無家者明年歲可耕貧者無種翁捐穀豆濟之借者不責券不校親疎秋熟有不償者無問也當是時流民恃翁如歸邑人視翁如父母關以西得不下嶠函而東者翁留之也昔人云救荒無奇策邑無善人故耳夫一邑之人自足相活糠粃自存無事仰給者十五待人而活者十四力能活人者十一有司於不穀之年審民簿爲三等拜於公堂量其物力而分給之禁其劫掠而嚴治之使最餘者贖最不足者但不至死約以三歲償其施有司保任不償者爲之催科不索償者酌其旌獎有如翁者十數家而邑無

凶年矣世俗貿易錢銀多雜銅鉛翁獨用純金曰不惜隨俗壞我心術且壞物真非天理也買田任自言直或侈之翁不校曰彼失永利而我得之奈何又校多寡耶如其直與之不以貨物人胥感之無僞值者取諸市不擇美惡曰擔頭小活計所負荷者悉欲售之吾取其美則惡者必賤將安售量衡校勘如式無分毫增減出入以之爭多寡短長者率取平焉無言而去伯氏歿無嗣取翁之子大才嗣焉翁曰爲人後者辭其產是矯也獨有其產是利也乃復以季之仲子並繼焉里人王西宇者少貧翁每有賙貸後宰華

亭遣使邀翁至其任入境聞其廉曰是尚可賜也與之贖曰公爲廉吏贈故人多矣留此以養廉一無所受胡南原者以貲雄於里後食貧公閱之衣食終其身卒之日葬從厚里中甚義之諸所賑貸者若干家久不能償原券悉付其人或曰醮於天而焚之不亦可乎翁曰我不求人知而求知於天耶陰德之謂何翁平生不談死友之過不言人中冓曰人有過生時聞之尚及自辨身往矣當與諱之牀第之言人所樂道果寔耶何與於我枉耶愈辨愈章至死不能自白此二者得罪於天陰譴必及有子孫者慎之君子以

爲名言龍阜之鄉會試也翁皆知其必捷曰吾不敢知天而知我我平生無惡行天其負我耶旣而捷書果至及龍阜公知寧陵而迎養也手書廉律已正存心忠事上寬御下恭接物敬處事六言於書館尤兢兢於用刑曰人命至重無以鞭筆佐喜怒草菅視之故龍阜公在邑遵翁之教爰書一毫不苟節用愛民罔不加之意諸政不悉數惟是 福皇子之國所過山河動搖郡邑長報富民供役騷費無以爲生公獨曰無驚邑人我借動官銀計費而後照派 福王就洛陽邸月餘而邑人不知後以城基補之不動民一

錢公之才之守不可及而翁亦與有幹旋之力云翁以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生萬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七邑之人無遠邇親疎無不傷悼訃至寧陵我公一慟幾絕日夜長號弔者莫不掩泣哭公之哭而慕翁之爲人者咸爲流涕夫翁以慈悲真心布無量功德上帝鑒之當隆其報而壽不及者天殆養其福以貽後之人不使獨享之也洪範五福獨不及子孫蓋子孫昌大悠久壽莫大焉龍阜公以早年登進士而公子秀發岐穎不類常兒震秉賜彪之福德天已默定矣不然楊寶之陰騭

延壽一二紀足矣天終不以此而易彼也翁孝友公直載在刑科喬都諫狀中不具悉余表其大者以詔來代以勸世之富而好義者翁上世三原之清河鄉人始祖爲真生追都獲君獲君生睦五傳而生欽世有隱德欽正大逆旅有妖而不敢祟道拾遺金而不忍私至今以爲義士欽四子季仕正號浮岡翁父也平生積而能散好施予邑令表其閭曰盛世逸民則翁陰隲所從來矣翁名約字子博別號東樓以子貴封今官配王氏封孺人子五長卽龍阜公名大中庚戌進士娶蕭繼秦封贈俱孺人次大才出繼於伯氏

次大勛娶趙氏次娶賈氏次大謨娶王氏次大壯娶
周氏女一適里九萬孫男二鳳中出熊謨出女六大
中出者三一適申效禹一適趙有璧一字張忠靖勛
出一謨出二壯出一俱幼擇以某 年 月 日葬
翁於浮岡公新阡之右左通政黃公爲之誌余爲表
而系之以贊贊曰積陰功食陽報寔天之顯道養其
福昌其後衍無疆之壽本之深原之洋自末茂流長
稽性牒證昔賢如持左券然燈續膏火續薪是在後
之人

勅封承德郎刑部清吏司主事禹川王公墓表

禹川公名納諫字養直萬曆辛丑以季子信甫貴封
刑部主事公少業儒早孤不卒業母孀不與門外事
四弟幼伏臘一切費皆倚辦於公公身爲家督日夜
作勞事母忻忻如也起居飲食先其意不待辭色母
亦曲體之不以辭色示也戒使勿勤後稍稍饒衣食
然家指日益衆居不得同乃析焉諸田宅器具盡兄
弟欲兄弟辭公曰我能富無憂公之長子習古善治
生竟以商富信甫少惺懔秀拔不類凡兒試童子有
聲里中愛之公與所契知者約婚旣成言矣有顯者
欲妻以女啖之厚利公謝曰見無緣爲大人壻業委

弱矣吾不冠婦人冠能貳吾言乎顯者愧服萬曆戊
子信甫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崇德令省公公曰
捷至吾甚喜已而甚懼所謂顯揚者名之謂也苟貴
達無敗名名者仕人之善物也爾慎之且曰謂子在
爲壽乃泣下數行曰傷哉吾父安得見今日四座愴
然已信甫奉命以行三年奏最封公如其官公服以
拜命尋緩步之田間恬如他日不通謁有司有司謁
亦弗爲通有訟者持百金求直公弗納曰鄉曲有理
公庭有法直不可買也且吾不以金錢受雇子其行
乎公微時有里胥吏者踐其田公詰之挺公又弗謝

公既貴乃牽羊請罪焉公笑而遣之竟弗報癸巳饑
有司不減賦督漕曰嚴親族不能輸者公代之輸乙
未信甫陞戶部主事尋丁郭安人憂服闋補刑部公
喜曰我每欲活人恨無藉和兒司生殺可藉以活人矣
平恕兩字汝謹持之明年丁單恩封刑部主事又明年
信甫恤刑江北多所平反成公志也尋陞湖廣司
員外郎於是公年八十餘矣健飯色笑如平生信甫
以公老不欲行公遲回忽夜驚呼信甫曰兒行無念
我我夢奇兒當有重負荷也信甫至京會妖書事起
辭連楚人獄亟蔓引多無驗法司相顧望不敢執信

甫昌言曰法有以情真矜未有以指誣坐者某某無
罪負外郎當司不敢首鼠獄竟弗成是月信甫陞郎
中又五日由知常州府過家公喜曰是舉也安置嶺
表耳之猶以二千石典劇郡當事者不爲薄矣兒勉
旃信甫至常州以公所戒論者治常常人喜丙午秋
公病五日而卒是爲七月十四日也距其生爲正德
辛巳九月二十一日壽八十有六公性樸直軒爽卽
口卽心生不作皎勵事媒媒晦晦渾然前輩風骨嗟
哉斯人今亡矣夫公之先洪洞人有名善者遊學於
禹家焉永樂癸未舉於鄉終平陽別駕平陽人爲立

祠生淳淳生鑑鑑生琦琦生懷義爲引禮官磊落豪
敢善居聞喜倡義有古在俠風娶許氏生公蓋世德
所從來矣公娶於郭封孺人贈安人焦太史有誌不
具述于七人曰習古禮部儒士娶陳氏憲古娶劉氏
師古武生娶和氏繼朱氏酌古國子生娶楊氏繼任
氏述古卽信甫娶朱氏封孺人贈安人繼袁氏封安
人繼董氏期古武生娶宋氏遂古武生娶帖氏繼宋
氏孫十三人曾孫九人侄孫二人強半衣冠女二人
孫女七人曾孫女四人俱婚名族詳在沈相國誌中
猗與盛哉天福善人如公信不爽矣考功大夫高邑

趙夢白余同年友也癸巳察廷臣淑慝分明黜斥不
避親貴坐是落職茲狀公者夢白也余以是信公賢
信甫亭亭萬仞白眼脂韋人顧愛余余忘年友之余
貳司寇時多齟齬人人亦齟齬余也乃得告後信甫
在刑曹亦不能與時俯仰當不平事勃勃動辭色剛
方之氣九死百折屹屹不少挫人謂悻直余謂信甫
不悻直騫翥久矣寧有官二十年始得常州哉不知
其父視其子余以是信公賢故表其行實用昭來代
云

明樂義喬公墓表

喬呂寧陵舊族也兩氏互爲婚又世爲婚故稱相知
者亦惟兩氏先君子嘗語余諸喬皆軒爽勁直有古
烈士風其立朝則有萬竹御史居鄉則有樂義兩人
從兄弟也風尚雅相期又諸喬中最著云御史宦蹟
有崔宗伯銑爲志王司農崇慶爲表旣詳言之矣樂
義以布衣不傳顧其行則有傳者所不及也余表而
傳之樂義名恭平生堅耐激發以義自雄見者愛其
人相與稱之曰樂義樂義少負氣耻下人然無妒媚
心第事事自奮嘗從人獵獵者以狗馬多獲樂義徒
手追逐亦多獲從人漁漁人以夜寒去樂義獨不去

獨得魚諸作苦皆此類家用是饒樂義少孤不識書
嘗自恨我兩目炯炯而瞽也我胡爲若是後授散官
例與縉紳通籍學縉紳數年容止儀文論說皆縉紳
也而曲局士多學真通顧出樂義下服樂義初御史
公有子鸞鸞死無後其弟亦一子不可以後御史取
從兄之孫士賢後之御史歿士賢尋廢樂義獨不平
有以千金爲壽者樂義笑曰御史謂我能後之也立
士賢以我今以千金賣信義負死者而棄其孤安用
我爲叱其人不受會有按其事者樂義對士賢不可
廢狀甚悉按者卒立士賢直樂義樂義由此名益起

嘉靖中歲饑公庾告匱樂義輸粟數百石助之邑人
多所全活令喜欲士其事樂義固辭曰恭生爲宦門
子復更繇者三十年俾得養財以有今日今以所養
之餘佐公家周里社又以博名高恭耻之令愈益喜
曰君有周急名又得讓名名是倍輸粟也吾從君以
成爾美樂義爲季子兩兄憲愈皆異財而蚤歿有孤
曰瑋曰璋樂義子視之俾有成是時喬氏四小宗惟
御史公起家進士諸皆田舍居不學樂義始爲塾群
以師儒日夜督責之甚者鞭撻自是瑋之子士廉爲
撫寧丞璋之子士登爲靈璧簿皆以貢樂義之子完

光祿署丞賓卒業國子監皆以學生寵爲興濟尹以鄉貢進士完之子士訥賓之子士充士先士允士尤寵之子士元孫進議皆在邑庠而歲薦者一人廩食於學宮者二人進宅進論進經進綸進遽皆駸駸有士望四宗弟子青衿半膠庠而樂義家爲尤盛云樂義輕財不嫌嗇親識賴之又持正嫉邪意所不然未嘗和人聲口呂子氏結繩前人顛樸無機智物我俱恬不滑其天自有字文而智巧始千百畦徑矣當義則首鼠謂前者愚見便則集蠅謂後者鈍匿其意旨而漫語嘗人小與已拂則枉國是以快其私且夜營

營自身家外無念焉斯誠樂義罪人哉樂義錚錚屹屹爲一世豪賢顧少文自恨其所少者乃其所以得也吾因之思袁季云樂義娶史氏有賢聲左司馬胡公守中有志余不詳樂義卒之年是爲嘉靖戊戌大水弗克志寵曰吾不及銘吾父於墓門又不使聞于來代沉淪先德爲孝子羞乃以狀屬余謂余能知之也樂義多懿行不具述余述其要者示訓焉

張處士樂山墓表

張貴重字尊爵魯山人也少讀書不成去爲商商倍得貲致富其後不爲商曰商市井人也惟利是競久

之損吾心又去爲布政司吏吏多伎倆惟屑屑計身
家且其道尚圓而喜智張君顧謹厚學其術不得乃
去而隱於農當是時出其貲可置田萬畝而張君不
置也曰夫務廣地者非欲富乎地廣而三征隨之且
勞且重吾費吾藏吾地於囊篋中富而逸蕩子以其
富也誘之賭百計不能致曰傷吾財細故卽敗亡隨
之矣居鄉謹常終日下鍵坐深入簡出一毫事不敢
與聞隣里之貧者婚者喪者亟需而無以爲處者資
君君未嘗不與也萬曆甲戌余與魯山賀君子順來
京師應制舉賀君爲余道其人如此且曰張君子

女翁也其室人郭氏先君死君哭之甚曰吾賢妻而
治吾不復有吾妻矣竟不娶呂叔簡曰蓋善用老子
者也夫老子寶賈而重施君能予老子自好而用恩
薄君於婦人義以君之才於商於吏無所不可也而
卒不爲商不爲吏嗟夫世之人爭進喜張直欲在一
世人前步竟沒此生不知止而其利與名顧落一世
人後皆張君之所笑者也余故表君以醒世云張號
樂山生一子名行二女婿常樂道袁豐亨俱庠生君
卒於萬曆癸酉以正德辛巳生年五十有三其墓爲
今年八月某干支其地在邑之西南其祔以郭氏行

幼未能負荷父業今經紀其家者養子權也權幹而
義張氏賴之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九終

